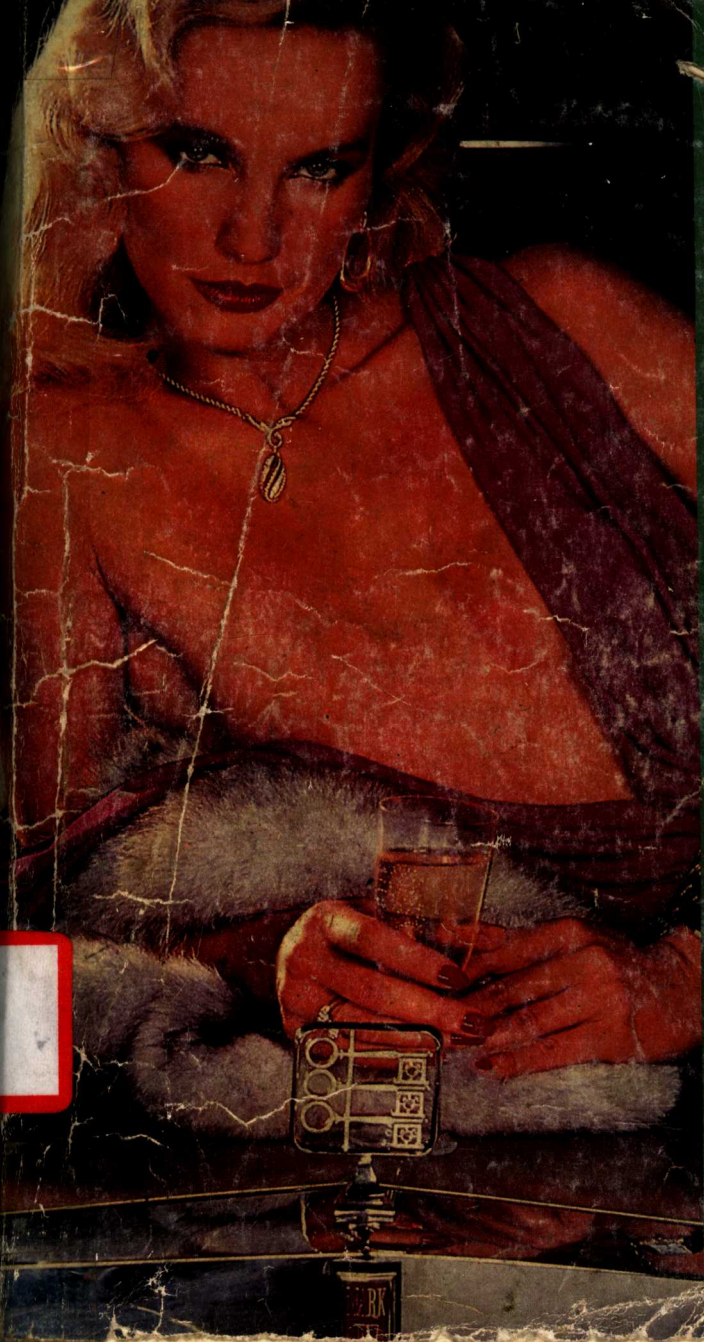


情到深處

(美) 丹妮爾·斯蒂爾 著



情 到 深 处

〔美〕丹妮尔·斯蒂尔 著

安兰 爱群 译

责任编辑 周凤荣

封面设计 张沐华

情 到 深 处

(美)丹妮尔·斯蒂尔 著

安 兰 译

武汉出版社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发行 经销

(北京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14号)

江西吉安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 11.5 字数: 224千字

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50000册

书号: ISBN7—105—00803—2/I·161(汉26)

定 价: 3.50元

北风呼号，大雪纷飞，皑皑白雪覆盖着大地。街道上只有大型车辆在行驶。你要想到乐心顿街和六十三街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公车放弃了原来的停车路线，绕道到二十二街。

在停车场上的一辆辆公车，就象一只只冻僵的恐龙，停班不动了。街道上少数几辆开往城区的车，笨重地开动，发出隆隆的声音，驶过刚刚被铲雪机清理过的小径，载着几名风雪无阻的乘客。在车站上等车的乘客见到车来，疯狂地挥动着手臂，飞快地从雪堤上冲下来，钻进公车。每名乘客的脸都冻红了。伯纳的胡子上还残留着小冰柱。

这种天气根本招不到计程车。等了15分钟之后，伯纳打消了招计程车的念头，开始从七十九街朝南走。他经常步行去上班，路途并不远。可是今天从麦迪逊街走到公园，再右转到乐心顿街，强劲的风势，使他只走了四条街就不得不止步了。

一个好心的门房，让他进大厦的大厅里暂时避避风头。许多人看到早晨风雪这么大就不去上班了。伯纳相信有一半的店都不开门，可是他不是一个在家里闲得住的人。

伯纳每周工作六天，通常休假他也照常上班，今天就是一个例子，因为他太关心“伍尔夫”这个店了。不论吃饭、睡觉、做梦，一心想的都是“伍尔夫”一楼到八楼所发生的事。

今年特别重要，因为“伍尔夫”今年开发了七条新的系列，其中有四个系列是欧洲设计师设计、推出的男女时装款式，这些款式将率先领导美国时装市场下一季的潮流。

伯纳决定搭公车去。当公车缓缓驶向市中心时，面对着满天飞舞的雪花，他却视而不见，也没去注意那些涌上车的乘客。他心里只想着巴黎、罗马、米兰的春天，和穿着春装的美丽女人。突然，他对今天要去工作充满了兴致，想看看下一周大型服装展示会的模特儿，他要确定一下那些木头模特儿所要展示的时装是否允当。

伯纳·范因事必躬亲，包括采购服装、选择木头人模特儿等等。

五年以前，他在密西根大学踢足球时，如果有人告诉他，他将来脑子里整日想的就是内衣的款式，或是晚礼服的时装表演是否成功，他一定会对他大笑，根本不会相信……甚至会朝那家伙的下巴一拳挥过去。

现在想来，连自己都觉得好笑。有时候，他坐在自己八楼的办公室里，回想从前种种，自顾自地微笑起来。

在密西根大学念书的前两年，他发现自己应该去念俄国文学。刚开始念大一时，就认为杜斯妥也夫斯基是他心目中的英雄，能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相提并论的，只有托尔斯泰。

他不以读英文译本为满足，另外又修了俄文课，在学习俄文课的过程中，他遇到了雪拉·波登。

雪拉·波登就坐在前排的位置上，她有一头又长又直的黑发，浪漫地垂到腰际。她的身体柔软又有弹性。他想：这个喜欢跳芭蕾舞的女孩，怎么会选上俄文课呢？

她第一次和他谈话时，就跟他解释，她五岁就开始习

舞，可是了解了俄国后，就更能了解芭蕾了。她匀称优美的身体象诗一般的美，第二天伯纳看她跳舞，看得意乱情迷，心头如小鹿乱撞。

她生于康乃狄克州的首府哈特弗德，父亲在银行工作，对她而言，这份职业未免太鄙俗了。她倒希望自己有着一凄楚坎坷的身世，譬如说母亲坐在轮椅上……父亲在她出世不久就过世了……伯纳就笑过她这想法。

20岁的伯纳，对她是非常非常认真的。他放假回家时，将此事告诉他母亲，并说雪拉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赞叹的舞者。

母亲听到她的名字叫雪拉，觉得象以色列的名字。

“她是犹太人吗？”她问。

伯纳很着恼，每当他向母亲提起他在意的女孩时，妈妈总要问东问西——她是犹太人吗？……她妈妈娘家姓什么？……她爸爸是做什么的？

他父母原本要他上哥伦比亚大学，或是纽约大学，那么他就可以通车上学。事实上，他母亲相当坚持，可结果只有密西根大学允许他入学，因此对他来说，也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，用不着再费唇舌和父母争论，他得救了！

他要飞向那自由之地，和上百名金发蓝眼的女孩约会，他的一生会有极大的改变。他要寻找一些完全不同的新事物，不管双亲反对与否，对他而言，雪拉正巧集这理想于一身，此外，她又是那么美得不可思议。

她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，一头浓密的长发。她给他介绍一些俄国文学家，他听都没听过。他们一起看了这些作家的英译本作品。假期时，他想跟父母讨论这些文学作品，可是他们兴致不高。

“你的祖母就是俄国人，如果你要学俄文，跟她学不就行了。”

“这根本不同嘛。此外，她一直说的是犹太人的意第绪语……”

母亲喜欢和他争论每一件事，那是她生活中最大的快乐。她喜欢和每一个人争论，尤其是他。

“你不能对过世的人出言不逊！”

“我没这个意思，只是说祖母一直说犹太人的意第绪语。”

“她也会说很优美的俄语，你现在的俄文又学得怎么样呢？你该学科学的，今天我们国家需要科学人才……或是经济……”

他要他象父亲一样当一名医生，至少也要当一名律师。他父亲是当地最顶尖的喉咙外科医师。可是伯纳却无意继承父业。他虽然崇拜父亲，却痛恨当一名医师，那只是母亲对他的梦想。

“学俄文有什么用？除非你要去和共产党谈话，否则还有谁？”

伯纳绝望地看着母亲。……我可以和雪拉·波登说俄语。

母亲很有吸引力，她一直都很美。父亲个子很高，黑眼白发，一直是个很节省的人。

他喜爱他的工作，心里常常想着他的病人。伯纳知道，只要他需要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一定会帮他的忙。

母亲有着一头金发，好几年来，她一直用染发剂留住那片金色。她自己称那一头金色是秋天的太阳。染过头发的母亲，的确很漂亮。

至今她的身材仍然保持得相当好，衣服也穿得讲究，她那双绿眼睛也传给了伯纳。不过，在伯纳的眼里，她就只象一个母亲。

“为什么那女孩也要学俄文？她父母住在哪儿？”

“康乃狄克州。”

“康乃狄克州的哪里？”

他想说，妈，你要拜访他们吗？可没出口。

“康乃狄克州的首府哈特弗德。这又有什么不同？”

“伯纳，我不过随便问问，你干什么这样粗声大气地回答我。”

他放下餐巾，拉开椅子站了起来。每次和妈一起吃饭，被她东问西问之后他就会胃痛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怎么一声不响就要走了？”

妈唠叨着，好象他才五岁。有时他真恨回家，可是这么想又使他有犯罪感。但他有时又会一股脑地恨妈，都是她让他这么又忿恨又自惭！

“我出去有事。”他说。

“可不要又去踢足球。”

她总是如此唠叨，他忍不住想反抗她……如果他真的告诉她要和雪拉一起去研究芭蕾舞，她不大惊小怪一番才怪！

他母亲露丝已经对丈夫罗·范因谈过儿子踢足球的事。他们商议送孩子一辆新车，条件就是他不要再去踢足球了……要是伯纳知道了，他不但会拒绝车子，而且马上会回去踢足球。

他最恨别人贿赂，恨妈为什么这么想。爸虽然开明些，可是身为独子的他，父母的过度保护，令他窒息。雪拉也同

意他的看法。

遇到假日，伯纳和雪拉见面的机会就少了，不过哈特弗德也不是远在世界的尽头。但雪拉父母年事已高，对雪拉爱护备至。她一出门，父母就担心她会被强暴，或受到伤害，被人欺负，或遇人不良，上的学校不好……等等。

雪拉的父母并不赞成她上密西根大学，可是她却很坚持，她知道只有如此才能离开二老，她太厌烦处处受父母的控制爱护，所以她能了解伯纳的感受。

复活节的时候，他们有了一个计划，决定明年夏天一起到欧洲去，至少玩一个月，不告诉任何人。

两个人欢天喜地地去了威尼斯、巴黎、罗马。两个人一丝不挂，躺在意大利那布勒斯西南伊斯其亚岛荒无人烟的海边，雪拉乐极了，一头瀑布般乌黑浓密的长发散在肩上，他从没有看过如此美的女孩，他真想向她求婚，但他忍了下来，只渴望圣诞节和她订婚，明年六月毕业后两人就结婚……他们将去英国和以色列，再从伦敦搭同一班机飞回美国。

通常，他的父亲都在手术房，只有他的母亲前来接机，她不停地向他招手。她特地做过头发，身着名牌服饰，看来年轻得多。

看到他身边的女孩，她立刻问：

“那人是谁？”

经她这一问，伯纳刚对母亲的一丝好感又消失了。

“妈，这是雪拉·波登。”

范因太太一时还没明白过来。

“这么说，你们一路都结伴旅行？”

两人都得到父母给的六星期的旅费，作为他们20岁的生日礼物。

“你们竟然一路在一起……真是太不……太不知耻……！”

他听母亲这么说，气得真想一头撞死。雪拉倒是朝他笑笑。

“好吧……伯纳，别担心……我自个儿搭巴士回哈特弗德……”

她朝他笑笑，拎了行李，再见也没说就走了。

他母亲开始拭泪。

“妈……求求你……”

“你竟然骗了我。”

“我没骗你，我告诉你我和一些朋友一道去。”

他涨红了脸，真想钻进地缝里，永远也不必再看到妈。

“你和这女孩只算普通朋友？”

他立刻想到他们曾在海滩上做爱无数次，还有公园、河边、小旅馆……。

他望着自己好争执的母亲。

“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！”

说完，他抓起行李，一个人走出机场，留下呆在原地的母亲。不过，他做错了一件事，就是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她就站在那儿当场大哭了起来。

他实在拿她没办法，只好回头跟她道歉，事后他真恼恨自己。

感恩节的时候，他驱车去哈特弗德见她的家人。她父母礼貌而冷淡地接待他，他们显然很惊讶他的造访，看来雪拉

事前什么也没告诉他们。

回到学校后，伯纳问她：

“你父母是否很介意我是犹太人？”他很想知道。

“没有。”

雪拉不经意地笑了笑，点了一根大麻烟。

“他们只是很惊讶罢了。我想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事先就没有跟他们说。”

他就是喜欢她这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

“他们觉得你不错。”她又加了一句。

“我也觉得他们很好。”

他在说谎。

说实在的，他想这两个老人真乏味死了，只聊些天气和新闻，毫无意义。雪拉描述她母亲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，他见过之后，倒不以为然。

“毕业典礼时他们会来吗？”他问。

“他们当然会来。”

他一心一意想娶她，可是从未对她说起，他为她买了一只美丽的钻戒，想在情人节那天给她一个惊喜。那是他祖母过世时给他的一笔钱。那是颗两克拉的钻戒，托在手中，钻光四射。

买钻戒那天，他兴奋极了。回到家时，他一把抱起她，吻着她的唇，然后不经意地把那个小盒子扔在她的膝上。

“戴戴看合不合适。”

她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一直大笑着打开了那只小盒子，一看看到里面的钻戒，她惊讶得张大了嘴，眼泪都迸出来了。一言不发，就把盒子扔给了他。

他张大嘴站在那儿，瞪视着她。

“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？”她说。

他不懂她在说什么，难道她认为这枚钻戒太贵重了？

“什么事？我只是想娶你？”

他伸手向她，用温柔的眼光看着她，可是她拒绝了，走到房间另一端。他俩共住在一栋房子里，各有各的房间，可是她经常睡在他的房间里。他这间房间较大，也比较舒服，并且有两张书桌。

“我一直以为你会了解。”她说。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

“我们不需要婚姻……不需要那些传统的垃圾。”她很嫌恶地看着他，他非常震惊。“我们这样的关系，顺其自然，能维持多久就多久。”

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些话从她嘴里说出。他心里想，雪拉今天是怎么了？

“能维持多久？”

“今天……或许到下一周……”她耸耸肩。“谁在乎？这又有什么不同呢？你总不能用这枚钻戒把我钉死吧？”

“好吧！原谅我。”他突然感到愤怒，抓起那只盒子，甩到抽屉里去：“我很抱歉，对你做了这么庸俗老套的事。”

“我以为你了解……”

她坐在沙发上。他踱步窗前，然后转过头看着她。

“不，我一直不了解。我们在一起睡了一年了，生活在

一起，去年还一起去了欧洲。而你怎么想？这里头全然不带感情？全是云水无心的一段偶然？”

虽然他已21岁，可是却不是那种逢场作戏的男人。

“别用那些老套的字眼。”

她站起来伸伸腰，好象感到很乏味。他注意到她连胸罩都没穿，突然对她起了欲望，对这件事又朝好处想。

“也许我这么做太快了。”他满怀希望地看着她，心里又恨着自己干什么要这么想，嘴里却说着：

“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。”

但她摇摇头，没吻他道晚安，就走到门口。

“伯纳，我对结婚没兴趣。毕业之后，我打算到加州待一辈子。”

他突然可以想象她在那儿……住在自治公社里。

“你到底要寻找什么样的生活？”

她耸耸肩，微微一笑。

“只求适意罢了，就象现在一样，伯纳！”她的眼睛望了他好长一阵子。“无论如何，我还是要谢谢你买戒指送我的这番心意。”

她轻轻掩上门，然后离去。他一个人在黑暗中坐了好久……好久，脑海里想着她。他这么爱她，至少自己认为如此。但是他从来没有看到她的另一面。

他突然想到，去她家拜访时，她是怎么对待她的父母，她完全不顾及他们的想法。以前一直认为她太疯狂。雪拉过生日，他送花去，她并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，这回送钻戒更惹恼了她。也许她对谁都是如此，并不只是他。她只是一心寻找自己的快乐。

躺在黑暗中，想着她拒绝婚戒，他的一颗心碎了。

此后她对他日渐冷淡，经常挑剔他，攻击他的价值观、他的目标，还有他和她的讲话方式。

“别把我当小孩，和我说这说那。别忘了，我是个女人，而且不比男人差。我和你一样聪明，也和你一样勇敢……我的成绩也相当优异。”

她的话语令他害怕。后来，她放弃练芭蕾，不过仍然在念俄文。她从军需品商店买了一双军人的靴子穿，还特别喜欢穿男人的内衣，不戴胸罩，很容易就看到内衣里面深色的乳头。和这副样子的雪拉在街上，他感到非常不自在。

他俩好几次谈到高年级舞会，虽然是老套了，但他承认无论如何还是想去，留作日后的记忆。

最后她也同意了，可是她换了一身军服军靴准备参加舞会时，仍把他吓了一跳。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她那双宝贝鞋子时，她扬声大笑，称这双鞋子是她新的“宴会鞋”，虽然不是她平日穿的军靴，可是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只不过用金漆喷过。

而他呢？一本正经地穿了一身白色西装，那是几年前参加婚礼时，他父亲特地为他在裁缝店制做的，非常合身。配上赤褐色的头发，绿色的眼睛，和夏季褐色的皮肤，他看来非常英俊，而她的装扮简直荒谬极了。

“你该换套衣服，不该是这副玩世不恭的打扮。对其他盛装入会的人来说，也是一种冒犯。”

“上帝！”她气得从沙发上一跃而起。“你真是个老夫子，我要告诉我那班朋友！”

他知道她交了一批玩世不恭的叛逆青年。

“我才不屑你那群该死的朋友！”

这是他第一次跟她发脾气，她非常惊愕地看着他。

“你现在快回房间，好好换身衣服。”

“我才不要。”她抬起头朝他微笑。

“雪拉，我是说真的。你真不愿去换身衣服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不，你不能这么做！”

“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好吧！”

他犹豫了一下，踱到房门口，然后说：

“你不用去了，我自个儿去！”

“愿你玩得开心。”

她挥挥手，他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。

那一天，他一个人去参加舞会，过得极不开心。他没和任何人跳舞，耗了一个晚上，只为了证明一点，她毁了他这一晚。

毕业典礼，她又如法炮制，再度要了他一次，不过这次更糟，因为他的母亲就坐在观众席上。雪拉拿了毕业证书，毫不在意地把毕业证书一撕两半，观众看得目瞪口呆，伯纳看到她这一举动，几乎要哭了出来，他简直不知该怎么和他母亲说。

那晚两人分别收拾东西，他甚至没开口跟她说话，他也不想说对她的作风有何感想。晚上他父母和一些朋友在旅馆餐厅宴饮，第二天中餐，回纽约之前，家人再次盛宴庆祝他毕业。

和雪拉一起生活的日子，已经接近尾声了，但他仍然无法接受即将分离的事实。毕业后他将和父母到欧洲去旅行，

但他相信要忘了雪拉很难。

他很不理解，她在床上是那么热情，可是在日常生活里却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。从他们相识的第一天开始，他就感到很困惑，可是偏偏他就是忘不了她。分离前夕，倒是她先打破沉默。

“明晚我就要去加州。”

他愕然地瞪视着她。

“我还以为你的父母要你回家呢！”

她笑笑，抓了一把袜子塞在行李袋里。

“我想他们正是这么想。”她又耸耸肩。

看她那副平淡不在意的样子，他突然很想掴她一掌。他是那么爱她……曾想和她结婚……但她关心的只是她自个儿的事；雪拉是他见过的最自私的人。

“我搭机飞到洛杉矶，再从那儿搭车去旧金山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谁知道？”她看着他，好象他们才第一次见面。对他而言，在密西根念书和她做了两年的露水鸳鸯，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这时他只感到自己象个傻瓜，跟她在一起两年全浪费了。

“你从欧洲回来，何不到旧金山？我不介意在那儿看到你。”

伯纳想，不介意，在我和你同床共枕了两年之后？

“我看不用了。”

几个小时以来，他第一次笑，但他的目光仍然悲伤。

“我得找工作。”他知道她没有这方面的负担，毕了业之后，她的父母给了她两千美元，他注意到她可没有把这两

千美元撕掉，她跟父母拿钱，可以在加州悠哉游哉过日子。他实在不知道她将来会做些什么事。而他只想在新英格兰地区觅一份教职，教俄国文学。申请函已经寄出了，现在只等着回音。

“伯纳，我知道你不喜欢为了金钱，找份糊口的工作。”

“总不能要爸妈养我一辈子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她说。

“计划到西海岸去找份工作？”

“对啊！”

“想做什么？象模特儿之类的工作？”

他指指她那件低胸的衣服和靴子，她似乎很着恼。

“有一天，你会变得和你父母一样。”

这是她说得出的最糟的话，然后她拉上行李箱的拉链，朝他伸出手。

“再见啦！伯纳！”

他瞪着她，心里想着这可真荒谬。

“我们在一起两年了，一句再见就结了？”眼里噙着泪，他已经不在乎她会怎么想。“我简直难以相信……我们好得几乎可以结婚生子……”

她一点也没兴致说这些。

“那不是我们该做的事。”

“雪拉，你说我们该做什么呢？只在床上做爱两年？我一直深深爱着你，很难想象现在却这样分手了。”

他真恨母亲的话不幸言中了。

“我想我也一样爱着你。”尽管她极力地控制自己，但